

关东奇侠传

出版说明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精神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激励着各族人民进行英勇斗争。

本书通过东北(书中称“关东”)武林志士反对沙俄特务暴，反抗清朝官府的黑暗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清代衙里敲诈勒索、草菅人命、屈膝媚外的腐败现象，反映了侠义之士秘密结社、“反清复明”的自发斗争及其失败的一些情况。书中体现的爱国思想和民族平等思想，是应予肯定的。

本书的表现手法和文字，都比较一般。书中反映出来的“排满兴汉”思想，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应当予以否定。对书中个别有污蔑农民起义的言词，已作删改。

现在重新出版这部书，一是为清末民国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资料；也是由于其具有爱国思想而提供给广大读者。

这次出版，对原书作了校点、分段，对原书的错漏之，也作了必要的修订。

一九八五年二月

目 录

- 第 一 回 鱼鼓轻敲惊闻韩湘子
鸿影一瞥疑是安琪儿..... 1
- 第 二 回 大豪杰任侠诛洋奴
恶土劣强奸死烈妇..... 9
- 第 三 回 忠告善道诤友进谏
杀人自首英雄充军..... 18
- 第 四 回 惩解差侠士初试技
壮行色朋友饯程仪..... 29
- 第 五 回 狠心辣手禁卒肆虐
快举豪行军犯闹监..... 36
- 第 六 回 狗头军师画谋定策
塞北豪客排难解纷..... 43
- 第 七 回 岭南健儿大闹锦州狱
关东侠士小集三家村..... 48
- 第 八 回 表孤忠遗言报国
纠同志结党树义..... 53
- 第 九 回 前途多险岷行不得也哥哥
后援少将伯真难为了妹妹..... 61
- 第 十 回 盗库银子矛刺子盾
改批文狐掘即狐埋..... 69
- 第 十 一 回 明哲保身远行避祸

	奸谋诡计画饼徒劳·····	75
第十二回	是是非非为名为利 生生死死传信传疑·····	82
第十三回	财能通神有罪亦可赎 谗足速祸无风竟兴波·····	90
第十四回	人间巧事戏语成谏语 天外奇祸喜剧变悲剧·····	97
第十五回	糊涂官糊涂定讞 慷慨士慷慨陈词·····	104
第十六回	侦正犯意外得线索 逢义贼奇巧破疑案·····	112
第十七回	受责自处白刃染红血 巧言诱供英雄赚积窃·····	120
第十八回	真奇闻官教贼翻供 大快事贪及污丧生·····	126
第十九回	难兄弟运功杀洋人 贤朗舅拟状愬列宪·····	133
第二十回	打师父徒弟白昼显身手 欺孤儿寡妇黑夜飞人头·····	140
第二十一回	毙命中途荡子果报 悬首高杆恶叔丧元·····	148
第二十二回	公道在人心贞嫠得释 义勇形容色侠士被疑·····	158
第二十三回	惩莠民贤令破积案 敬壮士难弟结良朋·····	166
第二十四回	袒护杰士正言诘阿兄 嫁祸侠客为语欺徒弟·····	172

- 第二十五回 小子无知骄矜遭挫辱
志士有意课徒育英才…………… 181
- 第二十六回 客来不速蓦地会胜友
名以幸成倏然逢好汉…………… 188
- 第二十七回 奏凯歌数番夺锦标
受耻辱初次被败北…………… 196
- 第二十八回 气愤愤长街逢女侠
狠巴巴狭路逐冤家…………… 204
- 第二十九回 前尘洄溯舌底生莲花
思潮起伏胸际障疑云…………… 212
- 第三十回 发奋图雄师门同立雪
馈金示惠篷竿忽生辉…………… 219
- 第三十一回 劣弟子挟嫌劫师傅
大英雄青眼识良驹…………… 228
- 第三十二回 辞官阶拳叟明心
泄异谋志士解体…………… 236
- 第三十三回 雪前耻二次作壮游
修旧怨两番斗女侠…………… 244
- 第三十四回 一场恶斗男女各受伤
数句谗言后先招奇祸…………… 253
- 第三十五回 不速客来旅店惊好梦
非常礼至家宅兆焚如…………… 262
- 第三十六回 大强盗买命桃僵用李代
老英雄任侠香楮作贺仪…………… 268
- 第三十七回 耀武扬威不愧老当益壮
词严义正何殊神鍼法灸…………… 275
- 第三十八回 救难女老侠士显艺

作刺客大流氓丧生..... 282

第三十九回 背官箴有司徒自苦
泄机密侠义竟速祸..... 299

第四十回 英雄好汉如是下场
侠女奇男者般结局..... 301

第一回

鱼鼓轻敲惊闻韩湘子 鸿影一瞥疑是安琪儿

“咳……嘞、嘞、嘞，刹，刹，刹，……五更三点洞门开，湘子仙人下凡来。吾今不往别处去，九度文公行一回。……吾乃八洞神仙，韩湘子是也。……”唱这韩湘子九度文公十度妻道情的，是一个少年汉子，年纪约在二十三四岁光景。光着头，身上穿一件元色旧布夹衫儿，上罩一件元色、已旧将破的大牡丹花缎对襟背心，左手肘湾里着个二尺来长的鱼鼓筒儿，手中挟着两片狭长的简板儿，刹刹地敲着，右手叠着指头，在那鱼鼓上嘞嘞地弹着，口中先于咳了一声，即便唱了一段九度文公道情。立在一所高大八字墙门的人家门口边唱边敲。按着板眼，唱了几句，即开口向那大门门堂里坐在阔长朱漆板凳上的家人开言告帮道：“在下路过贵地，偶短盘川，不得已才信口哼句道情，向贵地人士告帮，请爷们转报贵上，方便方便。”那家人颇显得不耐烦的样儿叱道：“快些滚开！你难道不识字吗？门框上钉着皇皇的告示，不准游民、乞丐、僧道等人滋扰索讨。你如识趣，快往别家去乞化，免得耽搁你的时候。不知趣时，那可就休怪无情，立刻将你送到当地衙门里去重办，那时你可就悔之无及了！”

唱道情的闻言，即移目光向那大门框上一瞧，果见钉有

一方狭长的木板，板上写着海伦县正堂的告示。不用细看，已知告示上的话，当然和那家人的言辞，是相符合的。随像没事人一般，即又微笑着弹了弹鱼鼓，敲着简板，拉起喉咙，复又唱起韩湘子道情来。激引得那家人大怒，起身走出门外，喝令：“住口！快滚！你这告化子，香的不吃吃臭的，真是双料苏烛，不点不亮！”边说边用手推那唱道情的。可煞作怪，家人使足了气力，挣得满头黄豆大汗，那唱道情的仍如没事人一般，文风儿也不动，斜立着丁字脚步，依然站在门口，弹鱼鼓，敲简板，唱道情。直待将一支道情唱完，才呵呵笑道：“好个狗仗人势，有眼不识泰山的奴才！你做着奴才的奴才，居然恬不知耻，胆敢大言不惭地吆五喝六，对着你大爷出言无状。你要请你大爷离开此地，须得极少破费你主人百两银子，送给你大爷做盘川。否则，嘿，休想你大爷移开半步！”

那家人被骂做奴才的奴才，不由无明火冒，因推他不动，遂伸手夺扯他手中的鱼鼓简板，想夺去掷摔得远了时，不怕他不去拾。那知才伸手去扯，被唱道情的伸空着的右手指儿，在他两手的腕上各轻轻地弹了一下，道：“好个不知进退的奴才，居然敢向你大爷放肆！代俺站在这里歇息罢。”说也可笑，那家人的双手被弹之后，一齐陡觉麻木，酸痛得失去知觉，连声呼唤“哎呀”。两手竟都弯曲着伸向外面，不能伸直，又不能缩回。不但两手如此，即浑身上下，遍体亦都觉麻木。立在门槛外，大青皮石台阶上，恍如生了根的一般，休想移动分毫。那光景绝似死人灵前侍立在灵牌旁边的纸糊童男。唱道情的指着他呵呵笑道：“你这庄子劈棺戏文中的活童男子，二百五奴才，给俺站在此地，等你主人出来，或是从外面回来时，就说你大爷特来募化。俺化缘向系择人

而施，募化的数目，说出口不许还价；倘或还价，即须见风高涨。你可给俺向你主人回话，就说小缘三千，不及大缘一二。俺此来是募化大缘的，绝不是真只为一百两银子，就来亲劳玉趾。老实说，俺不告帮则已；即来告帮，就得要多少是多少，少一厘一毫也不行！借你的口，向你主人说：就说俺来过了，叫他预备一千两银子，等我明天此刻来拿。对于宋家的那件事，叫他即日松手。须知解铃还是系铃人，倘或你主子倔强，不肯听俺的话时，你关照他，休说他只有一颗脑袋，便有三头六臂，俺也能叫他子时死，不留他命活到丑时才亡！对不起，借你先做个样子给你主人看看，随后等你主人见了，自能使你恢复原状。明天见！”说罢即弹鱼鼓，敲简板，走向别处去了。

那家人呆如木鸡般站在大门外面，心中怨恨已极。等唱道情的走有四五家人家，即便大声呼救，连嚷了两三声，惊动了里面男女上下人等。即有另一个家人赶紧跑出来，跑到门堂里，见除去那家人立在门首以外，别无他人，不由笑骂道：“王八，你发什么疯，莫非看门看得嫌冷清吗？大呼小叫地唬什么！”

原来那先前被点穴立在门首的家人姓王，排行恰巧是第八，因此人都拿他开顽笑，见面都唤他“王八”。那跑出来的家人姓蒋名经，是个胖子，因相貌生得难看，一脸的兜腮胡子，和王八一般都是给这家人家充当看门的职务。故人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做“蒋门神”。当时王八闻得声音，苦于头颈筋骨被僵住了，不能自由转动；回不得头，只得说：“蒋门神，你别开胃，活该是我倒霉。倘或你今儿轮值日班时，这个苦就得是你吃了。我如今被唱道情的那个小子点住了穴道，呆立在此，你还说这般风凉话儿。幸而是我，还经

受得起，倘或是你遇着了那个小子时，怕不立刻就将性命送给了他。”蒋经说笑话时，已到门首，见了王八那副神情，忍不住要笑。但因听了他的口中言词，不禁又将要笑出口的声音，唬得缩了回去。不由“咦”了一声，接口便问：“那唱道情的小子是谁，走往那里去了？”王老八回说：“谁认识他叫什么名字，他还走得不远。你问他难道还敢追上他去，给我打报复不成吗？不必去找苦吃吧！费神烦你将我设法抱进去，回禀主人，请主子将我的血络点活就是例。”蒋经对他端相了一回，即说：“你且忍受着再站一回，等我去请教师爷来，给你点活血络。主人此刻正在三姨太房里抽大烟，烦劳他老人家，怕不被他排揎斥责吗？”王八忍痛回说：“烦你就去，别拿我当作不要紧，使我老立在此地，像痴汉等老婆一般。”蒋经答应：“晓得。”即回身去请教师爷。恰巧教师爷同着一位朋友从里面走出来，两下迎面撞着。蒋经即向前请安，申述情由，请教师爷到门首去救王八。

那教师外号唤做“漠北大王”，姓耶律，名胜字德操，是内蒙古东四盟正黄旗人。蒙古人本系游牧民族，骑射原系特长，耶律胜的骑射功夫，尤其比众精擅，堪称出类拔萃。在内外蒙古各旗、盟、卡、寨等处，曾屡次因比赛骑射，获得锦标，叠受各王公、贝子、贝勒、都统、佐领、卡官等的奖赏，因此才得享有漠北大王的外号。他除去精擅骑射以外，又兼擅各种拳术武艺，曾进关内到河南陈家沟子去拜师练习太极。经过了三年日月，才将太极拳艺的精妙领会，仗着他的学武天才，又经很久时日的勤学苦练，练成了各种内外软硬功夫。这时受聘在海伦城内这家人家充当教师，乃系友谊性质，与普通所谓看家护院的教师不同。因为这家人家的主人，名唤科布多，亦系内蒙古东四盟正黄旗人，和耶律

胜是姑表兄弟，二人不仅系同旗和姑表的亲谊，又兼是师兄弟。当往年学武时，二人都从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的老拳师汉人夏定夷学马步各种武艺，同学过三年，故此二人的交谊甚深。

其时正当同治初年，科布多因在京城充当奴役，得巴结上了庆亲王及睿亲王，蒙两位亲王的奏荐保举，被特擢为内蒙古各盟旗的总管，巡阅内蒙古各盟旗，查察军民政务。科布多自被任为总管以后，权位既尊，势力自厚，因此家产亦随之陡增。每因执行总管职权，得罪各盟旗的王公、贝勒、贝子、都统等人。被升黜的都统、副都统、佐领颇多，那被擢升的官员，当然是弹冠相庆；被黜的官员，可就结怨颇深了。常言“物极必反”。各王公都统等，因平添了个总管上司，与彼等颇多不利，兼因科布多是个不学无术的武夫，自任事后，各盟旗的领袖，如不馈赠金银宝贝，即被吹毛求疵，滥施职权。各盟旗的领袖人等，因他所为太不廉洁，遂联合反抗，派代表进京，请留京随朝的蒙古亲王等，联名递陈奉折，请皇上派员查办，并将总管裁撤。其实掌管军机乃是恭亲王允诤。恭王是当今的皇叔，秉性忠直，办事认真。阅折之后，即便怀折进宫，面奉东西两太后及皇上，说现在世乱初平，各处疮痍尚未全复，国家正应怀柔绥靖，休养生息，不宜激扰地方。总管本系骈枝机关，又为各盟旗所反对，似宜裁撤，以安人心。两太后及同治皇上当即准奏，并着恭王全权办理。恭王出宫后，即去知照各蒙古亲王，一面派校赍裁撤总管的诏书到内蒙古去，又传谕着黑龙江巡抚将军等，就近宣慰内蒙古各盟旗，并将科布多查办。这消息传到科布多耳内，唬了一跳，赶紧派人犍金进京，到庆、睿两府去陈说，请两位王爷设法补救。仰仗两位亲王的大力，总算只将

科布多的总管职衔革去。裁撤总管衙门的机关，将那查办两字，就此留中不发。事后科布多又运动庆、睿两位亲王，多方设法，赏给科布多都统职衔，以光颜面。

科布多当任总管时，聚敛颇多，遂在海伦城内，大兴土木，自建宅第，画栋雕梁，美轮美奂。前数进厅堂大厦，鱼贯连绵；后数进屋宇房舍，楼阁纵横；最后建造花园，竹林花圃，水榭亭台，极池、林、景、物之胜。前后各进房屋内，无不铺陈华美，布置富丽。不仅在海伦城内，可称绝无仅有，即在东三省各大城镇，亦可称得起是数一数二的建筑。科布多自从住宅建造落成，全家即迁居其中。为时未久，即被罢职。因恐失势后家居被人暗算，特地一面卑词厚礼地延聘他表弟耶律胜到来，充当本宅的教师，教授家中上下人等的武艺；一面招聚了六十名勇士，分做日夜两班，驻在本宅，常川保护；另又请了两位著名的镖师，做他自己个人的保镖，每逢出外有事，两镖师即寸步不离地保护，以备不虞；一面又托请两位亲王，在京中运动，得授都统职衔，虽系空衔，并无实缺，但科布多的意思，本系借重空衔炫耀各盟旗，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势力尚在，不敢生报复之心，以防祸患；一面与本省的文武长官及当地地方官等结纳交往，增厚自己的势力，意在威吓那些与自己反对的人，使他们不敢对自己放肆。耶律胜因表兄的情谊难却，又明知表兄现在的处境，仇怨颇多，来延聘自己的本意，并非请了去充当看家护院之人，乃系欲唬吓那些想暗算表兄的人，知道有我担任教师保护，不敢生歹心恶意。因此耶律胜才答应充当教师职务，并面向科布多申明：等到外面计算他的风声略定之后，即不再担任教师。科布多亦即应允。

这天，耶律胜因送一位往年同在陈家沟子学太极的朋友

沙守义，从里面出来，见蒋经慌慌张张回禀，陈说他同伴看门的王八，被一个唱道情的人点了穴道，正呆立在门口，不能转动，特来请求教师爷去解救王八的话后，即摆手说知道了。蒋经应：“是。”退走几步，转身急跑到门首去告知王八。一会儿，耶律胜已送沙守义走到门首，看了王八的那副神情，不由好笑，遂走到他面前，伸手给他点活了穴道。且不问他因何被人点住穴道的原由，却先陪送沙守义到门外石阶下面，拱手送客。等沙守义走得远了，才回进门堂，唤王八到前面来，问他被点穴道的原故。王八先谢过教师爷，即将唱道情的言词，直回禀了教师爷。王八说时，犹显露着怨恨恐怖的神情。

耶律胜听罢，正在诧异，猛回头，见从门外飞步走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来。那女子的身法极其灵活神速，足步亦疾捷非常，才看见即已到了面前，口称：“大爷，你老就是这府里的教师耶律德操先生么？”耶律胜见来人身步灵速迅疾，远非常人可及。尤其是她那一双水剪的秋波里，似各隐约射出一道白光来，极为可异。因而不敢立刻答应，承认某即是耶律胜。但回转身躯，请问来意：“找耶律德操有何事故？”那女子道：“大丈夫光明坦白，是即是，非即非，何用藏头露尾？尊驾如果系耶律先生本人，俺自有话说；如非本人，尊驾事不关己，又何必多话呢？俺如果没有紧要的事，又何至亲自前来寻找耶律先生哩！”耶律胜见说，仗着自己的本领高强，必想来人纵即厉害，充其量亦不过是自己的对手罢了，强不会当面马上就被她讨了便宜去的。遂即微笑道：“我和姑娘素不相识，姑娘现在突如其来地来找在下，在下正是耶律胜本人，但不知姑娘有何见教。况此处亦非谈话之所，即请姑娘移步到里面去明示何如？”耶律胜话

才说完，那女子即已笑道：“我说呢，如非教师爷本人，那能救得这看门狗的灾难呢！”边说边飞右掌过来，喝声“着”，已飞到耶律胜的左颊上，口中骂道：“好个贫嘴贱舌的薄小子！今日俺特来找你，当面教训你，警戒你一回，以后才不敢再向一切女子贫嘴贱舌地滥讨便宜呢。”骂着，左手一伸又从手中飞掷出一个荷叶包儿，直塞进耶律胜的口中去，喝骂道：“薄小子！俺特来请你吃粪，尝一尝木樨香味，这是薄惩，以后你如再敢向天下随便那位女子贫嘴时，准将你的脑瓜子摘下来示众！”喝骂尚未完毕，即已回转身躯，只见她柳腰一扭，莲步一移，已是出离大门。定睛看时，已如惊鸿一瞥般倏忽间失去踪迹了。

究竟那唱道情的和这位女子是何来历，请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大豪杰任侠诛洋奴 恶土劣强奸死烈妇

话说看官们读罢上回，定必说编书的太言过其实。以外号“漠北大王”，历夺锦标，武功绝顶的耶律胜，何至被一个妙龄女郎掌嘴，塞了满口的干矢橛，连躲闪的身法，都不曾来得及，更休说还手。这岂非言之太甚吗？实则看官们仅知其一，未知其二。耶律胜的本领，虽然高强，但究竟只能算做出类拔萃，还未至登峰造极。常言道得好，“强中还有强中手”。耶律胜以前所遇的名手，大约也不过是些普通的名家，所以才能显出他这位铁中之铮铮来。假使早先即已遇见有真实本领而反未著名的高人时，断不至受有此日的莫大耻辱。所以君子怕侥幸成名的即是此意。

耶律胜当日之遇妙龄女子，亦正如古人所谓小巫之见大巫，当然要至无所措手足了。假使来的那女子手眼身步，是与庸流一般，无可惊人时，耶律胜又何至不敢迳答以“不才正是耶律某”，而反惊诧，诘问来意呢？本来是练武艺的人，功夫练到极顶时，每一伸手，一抬足，无不目到手到，意到身到。其身法迅疾如掣电，如流星，不动则已，每一动手，即能使敌人目眩神迷，手足无措。不仅在能使敌人无招架之功还手之力，即连躲闪避让，亦无法施展，故得名之为“神速”。常人每谓剑侠能来去无踪影，并非剑侠会得什么

法术，真能来无踪，去无影，实即因其身法迅疾，神速至不可测度。故人仅能见其倏焉而来，忽焉而去，而不能见其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所以才惊奇骇怪，称为来去无踪，即是此故。

闲言休提，且说耶律胜当时被那女子娇声喝骂着打了一掌，又塞满了一嘴干矢橛，不由怒从心起，恶从胆生，急张口吐出粪污荷叶，赶紧追出门外看时，已不见了那女子的踪影。飞步追出巷口看时，只见往来的行人如织，更辨不出那女子是从那一面走了。心中虽怨恨万分，但亦无可如何，只得回转科布多住宅的大门内去。王八正忙着低头扫那地上的一段干矢橛，见教师爷回来，即请问可曾追着。耶律胜叹气摇头，回说：“不知那小娼妇从那条街道上跑了。”边说边已走进里面，急命家人取水来漱口。洗手擦脸后，喝了两杯茶，心中怨恨惭愧，十分难受。思量自己从未遇过敌手，被人挫辱，此番却不料竟被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年女子所夺，岂非是意外奇耻？我在此地，充当教师，表兄聘请我来，本系借重我的名望，欲消患于无形。如今我自己且先被人挫辱，已成了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焉能保护他人？况且我已遭受羞辱，何能汗颜厚脸地再在此地，充当什么教师！教师自己先不高明，教出来的徒弟，焉能出色呢。耶律胜越想越惭愧，羞忿交集，极其难受，遂决计再去学武，精求深造，誓报今日打嘴巴、塞矢橛之仇。主意定后，即到后面内宅里去见科布多。

耶律胜刚进内宅的堂屋里，科布多正从三姨太房内抽罢大烟出来。两下撞见，科布多一眼见耶律胜的面色难看，开口先问：“表弟，心中有何不痛快？”耶律胜叹了一口气，将适才的遭受说了，即说：“表兄，并非小弟要舍弃了你，实

因今天这个奇耻大辱，倘不报复，焉能做人！依小弟愚见，你不如暂时忍受，就依了那个唱道情的话，给他一千两银子，并将他说的宋家之事，拾一回手，饶放了过去，免得招惹出是非来。并非小弟说自己丧气短志的话，那唱道情的人，即然敢冒险到此地来登门寻事，当然绝非寻常之辈。与其被他挫辱，弄成僵局，下不了台，不如事前准如所请。随后肯放过，即放他过去；不肯放过，等到缓了些时，不妨再设法算计他。此乃万全之策。小弟此刻来见表兄，乃是专诚向表兄辞行的。小弟此去，三年五载，说不定归期，须得本领练成，得能寻着那女子报过仇，方才回来。”科布多听罢，又惊又怒，略一沉吟，即说：“贤弟，那唱道情的是谁，照你推想起来，是不是和那女子一党的呢？宋家的事，俺做得极其秘密，休说别人，即是贤弟亦不大明白，怎么那厮竟能知道的哩？他来要一千两银子，俺答应给了他事小，不过善门难开，此风一经传布，将来冒险登门来乞化的必日多一日，岂非从此多事么？”耶律胜道：“表兄之言虽颇有理，但是现在那唱道情的已经来了，无有别的善法可以抵挡，只得依了他的意思办理。好比野鬼上门，势必烧化些纸银，才得安然无事。至于善后的方法，只有随后慢慢儿地补救。讲到那女子是否和唱道情的人同党，在愚弟推想起来，谅必是两起的。因为那唱道情的来登门寻衅，指名是和你为难。女子到此，专为的找我，两下的目的不同。”

科布多听罢，忽然一转念间，想出了一条计策，对耶律胜道：“贤弟，劣兄现有一计，此乃抛砖引玉之法。比如唱道情的明天到此，俺即照数送给他一千两银子。这风声传到外方去，江湖上定必轰动。当然有许多能人，闻风继起地到此来拜访，那时俺即择其本领真正高强的人，留几个居住之元